

1

认识真正的自我

自我的定位

成功的定义

信心和其他

自我的定位

劳拉·泽克

SHORT STORIES

当劳拉·泽克和一位大学同学打赌输了，她的生活就永远地改变了。

当时她还是堪萨斯城艺术学院摄影专业的一名学生，泽克赌输了，意味着她得选修一门胜者选择的课程。她的朋友选了版画复制，一种泽克认为“肮脏”的艺术形式。但是，一旦她能够熟练地运用墨汁，一切都改变了。

最后，她从华盛顿大学以一名版画复制专业的美术硕士毕业了。她在伯茨齐学校通过函授课程教美术班。那时 1994 年，网络正在开始流行。她和一个朋友合作共同制作了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网站。她们一起策划方案、编写内容，然而泽克还为

在线爱好者杂志作艺术指导和拍照。她还考虑开办一个美术馆的可能性，以集中地展出其他艺术家的代表作。

但是，不久出现了另一件屡见不鲜的事情：泽克去拜访艺术人才中心，想请它做她们的代理，这是一家以西雅图为基地的代理公司，主要给公司提供创造性意见，并供其参考。

“我原本是申请它们做代理，然而，老板突然打电话问我，是否考虑过给艺术家们做代理？第二天我去见了她。”

她当场被雇佣了。

“那天晚上有一次美国平面艺术家协会（AIGA）的会议，他们要求我去。我对AIGA一无所知，而且我非常害怕找不到停车的位置，所以我提早了半小时到。我走进公寓，那里我看到一个家伙在拼命地擦干净他的位置，为会议做准备。那个人，杰西·多奎劳，最后成了我的丈夫。”泽克说，在她的生活转折点的时刻，她额外得到了更多。

AIGA和多奎劳的关系把她推进了西雅图艺术和设计世界的中心角色中。白天，她帮助艺术家们找工作，晚上，她帮忙组织活动，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才华和拓展他们的事业。她成了“心灵艺术团”（Art with Heart）的联合经理，然后是AIGA特别为处境困难的年轻人赞助制定的艺术项目经理。泽克还有机会担任过AIGA西雅图分会的会长。

泽克的生活很好，而且特别忙。但是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正在逐渐地丧失自我。在艺术人才中心大约五年后，她感到疲倦，实际上开始胸痛，自从她父亲已经为此做过手术后，她开始严肃地看待这种症状。她才32岁。

“我已经兴奋地跑了五年。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我。”泽克说，“我问我的医生到底怎么了，她问我是否感到抑郁、沮丧。我说：‘不，我努力工作，我干这，干那。’然后就开始哭。我最后意识到我已经渐渐使自己处于困境之中，我的确很沮丧。”

一张简单的药方帮助她抬头看看自己所在的处境。“我看上去非常快乐。没人会这样猜测。我是那个说‘让咱们出去，咱们计划一下下一个计划，咱们向前冲’的人。但我知道我曾经伤得多么厉害。”泽克回忆道。

不过，还有一件更重大的事情使泽克离开了她感到困扰而熟悉的工作：2001年2月的地震。

“整个先锋广场建筑都在摇晃，从这边晃到那边。每个人都在尖叫。我意识到我不想死在这个办公室里。我再也不想每周花100美元干洗衣服。我那天就差点辞职了，然而相反，我开始制定计划，两个月后我离开了。”

最开始的一个星期，她建了一间暗室，开始了她很久以前置于一边的印照片的行当。不久，她再次与设计师合作，这次是以艺术创作者的身份，其中一个人把她介绍给了在城里的一个版画复制商，他转而告诉她一家版画复制商店少一名合作伙伴。她马上加入了合作店。不知怎的，她的生活路程转了一个完整的圈：她又回到了摆弄油墨、进行艺术创作的老行当。

她开始制作2×2（英寸）的艺术复制品，它们作为一个系列，形成一种视觉语言，它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收集。但是，她没有走美术馆的路线。在那里，她也许只能每12个月到18个月才能展出她的作品。她决定采取零售的方式，让她的艺术

作品展现在更多人的面前。因此就有了 Short Stories 她现在经营的一家公司，有几位公司职员在那兼职帮忙。 Short Stories 制作各种混合蚀刻画，合成构成一个视觉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买者常常通过选择对他们最有意义的图画来“写”他们自己的故事。

这个想法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它最后入选了 2002 年纽约印刷品展最佳新产品的决赛。因此， Short Stories 很快进入了纽约国际礼品展，谣传等待入展的名单已经排到了六年之后。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胸痛了。她和多奎劳结婚了，并且已经在西雅图购买一大套房子，在那里留有他们的工作室，她现在感到比她一生中任何时刻都更勇敢和安心。

她说：“我已经知道 要想让自己有机会 你就得冒险。如果你完全敞开胸怀，乐于接受宇宙的天地万物，就会有想法。如果机会来临，你就应该抓住它。如果你没有，你就会为那些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抗争。这正是我在艺术人才中心所干的事情，让人们对就在那儿的选择机会，为自己创造出来的选择机会激动不已。但是我没有为我自己这样做；我没有时间去敞开胸怀。”

“关注你的梦想，”泽克建议我们，“即使你感觉它有点怪，但有一两个习惯让你记住你想要的，是至关重要的。有时候，我伸出双臂，对自己说：‘我乐意接受世界给予我的丰富多彩和一切美好的东西。’”她有点难为情地笑了，加了一句，“我的确感到有点怪怪的，特别是如果有人看着我——但这是真

的，这的确有所帮助。”

不要让别人或自己的成见操纵航船的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泽克很长时间拒绝别人叫她艺术家。她强烈地觉得她完全只是一名推销员，而不是其他什么。

她强调说：“尽量不要给自己定位。越给自己定位，你就会越害怕拓展事业和进行探索。一个人也许会把自己定位为艺术指导，他就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在最好的公司工作，挣最多的钱，赢最多的奖，所有这些。他会如此地关注成功和地位，以致不会有冒险的机会。”

当泽克在大学输了那场打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给她提供她赖以谋生的生计。而且，使她超越了事业的局限性。

“现在我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设计师或艺术家。”泽克说，“我只是制作可以打动人们心灵的东西，并给他们带来快乐。”

自我的定位

格兰·米特修

格兰·米特修设计室 (GLENN MITSUI DESIGN)

今天，格兰·米特修还是西雅图一家非常受人尊重的设计公司的负责人。第二天，公司就被彻底地毁掉了，准确地说，是被一场水灾。

今天，他还是一个单身汉，任何时候都可以工作或娱乐。第二天，他发现自己困惑地站在杂货店，不知道他收养的婴儿可能想吃点什么。

今天，米特修还在想他知道他要去哪里。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并不像他曾经想像的那么重要。

米特修步入设计行业，根本就没有什么完整的计划。 1980

年，他的篮球教练，担心他的选手在高中的那么一点可怜的分
数，把他弄进了一家两年制专科学校，当时，学校开学已经两
周了，其他人都几乎比他大一倍。他说他极为认真地对待它，而
且“差点就毕业了”，然后他在波音找了份工作，在一种制图法
系统上制造滑动座板。

“在上夜班的时候，我学会了电脑制图，知道了女人的洗澡
间有一张长沙发。”他笑道，“典型的一个礼拜的过法是二到三
天不睡觉，与朋友们聚会，晚上去上班。”他说。他和设计师托
尼·盖伯还共同拥有一间办公室，白天做自由职业者，但几乎
挣不到够偶尔一起出去吃午饭的钱。

接下来他在 Magicmation 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那里
他发现了 Mac。很快，他就有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必须形成，
因为自由职业正在很快流行起来。他和朋友辛迪·钦、兰蒂·
里姆、杰西·多奎劳一起创建了 MD 工作室，他们的公司是最
早运用 Mac 进行设计工作的公司之一。他们运用新工具的能力
吸引了当地的计算机市场。他们的业务大多数来自于显赫的大
公司，如阿尔杜斯、微软、莱特拉斯特（Letrast）雷蜥蜴
（ThunderLizard）。

他们一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有信心。“如果我感
觉对这份工作的把握有 30%，我们就会接。我们以后会想出来
怎么做。一旦做完了，我们对下一个工作就更有信心。”这位艺
术家解释说。

他们四个人的公司就像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使得每天来
上班都成为一种快乐。他们在顾客中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明确

的身份，在设计领域中，他和多奎劳的任务是和各大集团打交道，接受杂志采访，带领组织当地重要的 AIGA 活动。

然后水灾来了。1998年4月，西雅图市中心一根水管破裂，引起150万加仑的脏水冲过办公室，MD工作室成员煞费苦心把它装饰得如此漂亮的工作室，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似乎是米特修曾经如此为之努力过的一切都没有了。

但是当他站在遭受破坏的荒废之地中间，他的朋友设计师乔治·艾斯特拉德手搂着他的肩膀说：“朋友，这是一次考验。到了重新开始的时候了。”

“我想着他说的话，他是对的。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米特修说。

这个设计团队进入了紧急生存模式，有一阵子还试着在旅馆工作。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处于极度的紧张之中，最后他们决定解散。这对米特修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还年轻，他现在有公司、技能和艺术技巧，他必须为自己重新定位。

这个计划中的障碍是，他在和保险代理打交道，在一家旅馆桌子旁，试着做设计工作的同时，他还在办理一名婴儿的收养手续。他很快要做一名单身爸爸，这有点出乎意料。他以前一直是一个小孩的养父，是一个朋友无法再照顾的孩子，小孩现在已经很依恋他了。

“收养孩子，对我是个巨大的变化。我需要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呆在家里照顾他，因此我卖了我的房子，搬到离我父母更近的地方，方便他们能帮我。”米特修说，“那真是一段恐怖的日子。”

生活对于这名艺术家来说已经相当安定了。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 6 岁，几年前和他的妻子阿琳结了婚。他现在把自己称为插图画家，而不是一名设计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其他一些项目中，他和设计师特里·马克思决定在一家名为水灾的公司进行新的事业冒险。这家名为水灾的公司为当代宗教服务行为制作画像。新公司的开始对米特修的信仰来说，是一大跳跃，他说他是通过他的儿子发现了他的宗教信仰。

“每件事都有它发生的理由。”他说。

在生活中，他从残酷的变化中吸取的一个更大的教训是，甚至当一个人在生活很快乐的时候，如他在 MD 工作室一样，就可能要重新定位自己，而且这的确是明智的。实际上，他相信至少每五年，一名美术家就应该彻底重新思考他或她正在做什么，以保持新鲜、有活力。要成为某事的奴隶是很容易的，当事情已经变成这样时，生活和任何有创意的工作都可能变得非常单调、乏味。

“它是金手铐。也许某种东西已经成为了你习性。你的工资收入很高，你干得很好。你甚至可能非常喜欢它。但它可能正在变得太简单了。”米特修说，“但也可能有更令人充实的经历等着你去体验。”

举一个例子：MD 工作室解散后，网络幻想不久以后就破灭了，米特修一月月地熬着，从他能够凑合着找到的编辑工作中，勉强维持着非常节俭的生活。在这段贫困的日子里，他重返猫头鹰式的夜生活方式，开始艺术创作，大多数是为他的失意和挫折找一个发泄口。“心灵艺术团”，一个西雅图不以赢利

为目的、帮助处于危机中的孩子和青少年的组织，一度要求他为募捐会捐赠他的新作，一个大型艺术品购买商的代理人看到了这幅作品，现在，这家公司做了他的艺术作品的代理商。

“每件事都有它发生的理由。”他重复说了一句；“但你得让自己随时准备着这些事情的发生。”

恐惧总是一大障碍，米特修并不提倡把人们推进那种他们的确感到不舒服的新体验或新情形中。给自己重新定位并不是非得大动干戈：生活方式、艺术创作、体育活动、信仰、家庭关系或工作上的小调整都可以是重新定位，关键是要做：不要等着灾难来临，迫使你改变。

“只要你开始做，在一年中，一个月中，甚至一天中，你都能做很多。”米特修说。

这位美术家在与林克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克服恐惧的方法，林克公司每个月为西雅图最爱闹事的一些学校的孩子提供三个小时的美术作坊。公司一名主办者提供了几千美元的奖学金。和他一起工作的孩子们根本一点都不害怕。

“他们并不害怕失败，因为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如果他们不知道怎样画图形，他们便杂乱无章地乱画。如果画得很糟，他们也不在意。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失败是没有关系的。例如，也许我们某个月的作坊举办得很糟糕，但只要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就行了。”他说。

完成学业、建立和失去他的工作室、成为一名养父、找到他的信仰、和他的妻子结婚、组建新的家庭，这些都是米特修生活中的重大变化。

“我总是想像我会拥有一个家庭，工作很愉快。但到达的路线和我想像的大不一样，”他说。曾经有很困难的时期，但他继续推着自己朝前走。“你得让自己乐意接受风险，让没有把握的东西逐渐变得有把握。”

对自己的技能，对自己要有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他加了一句。一旦技能能够非常熟悉，你就能从一条路上看到许多可能性。在一条新的路上，将会有新的，有时也许是痛苦的经历，但它们会点燃你更多创造的火花。

“如果你每隔几年不为火花找到燃料，你就等于开始在地毯上挖一个洞。你会在睡梦中自动地做事情。然后你就完全为自己和你的工作定位了 就是那样。”米特修说。他说 与此相反，你必须把自己定位为这样一种人：对生活及其给予你的一切敞开自己的胸怀。

他再次说到：“每件事都有它发生的理由。”

自我的定位

厄尔·吉和法妮·春

吉 + 春设计室 (GEE+CHUANG)

自我提高是厄尔·吉和法妮·春——吉 + 春设计室两个合伙人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如果只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公司，这似乎是不必要的。但这决不是出于自负而采取的态度。他们只是相信，如果一个公司有着为高品位的顾客做高质量的活的名声，最后结果自然是成功。

吉和春把他们做的每一件顾客的活都看成是一次有效的自我提高。每个方案都倾注了他们最大的关注和努力。应用这种工作哲学，意味着他们一年能够进行 20 到 30 次高质量的自我提高。

按惯例进行自我提高需要时间和精力。设计师们宁愿为顾

客的工作保留他们所有的聪明才智。任何妨碍他们工作重点的事情都会危及他们对成功的看法。

“许多设计师都有过这样的情况，工作负担超过他们的能力所及，无法做出高质量的活。我们并不介意做得快，但我们需要时间找出适合顾客的解决方案。我们不想减少设计的环节，然后又纳闷，为什么设计出来的作品没有它该有的那么好。我们从来不想让别人拿那种最差劲的作品来为我们定位。”吉说。

积极的自我提高同样意味着公司必须明确地为自己定位；有时候，它意味着更严格的“审查”。吉和春都不想受约束，他们想让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代表作品集中显示出来，在不同的方案中，聪明才智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一幅广告画、一次态度明确的口头约会、或评价一次展览会，都不可能代表他们能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们非常认可这点：拒绝按传统的规矩赛程赛跑，意味着他们公司永远成为不了资产几百万美元的联合大企业。工作流程并不是始终都很稳定。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拒绝非常诱人的方案，因为顾客给出的时间安排实在太过分了。

但是春和吉对他们目前的状况感到很满意。它给他们提供了其他一些并不那么明显的成就感。虽然他们任何时候都固定地雇佣四到五名设计师，但他们并没有奴役他们，让设计师终日忙碌不已，也没有太重的工作负担或无法忍受的税收。他们不会总是忙于雇佣或处理个人的事情。不懈地追求和完成高质量的方案意味着他们的雇员也一直很快乐。

“好的雇员对我们而言，远比不上不尊重我们时间的顾客宝贵得

多。”吉解释说。

这两名合作伙伴也都非常有意识地让其他的团队成员保持快乐的心情。吉举了最近一个要在三周内完成的方案为例，其中还必须包括一个长长的小册子。他们的公司能够做这个设计，并且能够在两周之内把它交到印刷商的手上，但由于一个假期，印刷部门没有那么多应该有的时间，妨碍了设计中的图画效果，没做好，不得不重印。

“你并不想制造垃圾，”吉说，“每个人都必须尽力做到最好，而不是最快。我们得给每个人适当的时间以保证质量。”

关键是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对顾客说“不”。如果存在问题，比如时间不够，春或吉就会直截了当地告诉顾客它们感觉在这样一段时间内可能无法把工作做得最好。然而，他们也可能会给顾客提供选择，使大家共同对满意的结果负责。例如，他们会问顾客是否能早点把方案给他们，或者是否能够延长工作的最后期限。

当细节没能够解决时，吉也不把它看成一次机会失去了。实际上，他发现他们的诚实赢得了顾客的尊重。“他们后来会带着方案再次来找我们而且时间宽限更长些。”他特别指出：“把它看成一种自我保存的行为：如果我们第一次就做了差劲的活，他们就永远也不会再来了。”

就像生活，设计也是关于选择的，吉加了一句。作为一家公司的老板，他愿意把握住那些影响他个人生活和职业的选择。理智地和顾客的要求保持一致，放弃了这种责任，就会打乱很多人的生活节奏。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结合对设计的掌握，这